

万隆：文苗

不堪回首话当年

——我在“九卅”事件中的生死考验

1965年9月30日,某帝国情报局布下阴谋圈套,密传虚假情报:“印尼将军委员会即将发动政变!”以温东领导的总统府警卫团,不经核证便愚昧地采取行动,贸然在当夜绑架七位将领及一位初级军官,押往“鳄鱼洞”杀害,这就是“九卅”事件,而导致爆发右翼军人政变!

帝国嫁祸中共主使印共政变。事后,苏加诺总统为了国家及人民安全而下令:政府文武官员及人民必须保持镇定!这件大事有待政治解决!但是,以苏哈多为首的陆军将领迫不及待,煽动人民,反抗政府,举动恶劣!指责事件是印共所为,必须解散印共!预谋推翻苏加诺政权。印尼海军司令及空军司令坚决站在总统背后,与右翼陆军将领唱对台戏,政局混乱,人心惶惶,日趋紧张,内战一触即发!

1966年3月1日夜,三位陆军将领突然前往茂物(Bogor)总统行宫,胁迫总统移交政权。逼于无奈,避免内战,苏加诺总统签署授权书,这便是三月一日授权书(Super Semar),这是右翼陆军夺权政变。然而,授权书内容,政变军官始终不敢向人民公布!

以苏哈多为首的陆军将领,抽调海空军司令职位;借机剥夺苏加诺总统的权力并将他软禁;解散印共。逮捕并杀害印共领导层;更以军权霸凌手段排除异己,变本加厉,把印共党员、亲共组织团体理事,一律逮捕监禁,成批屠杀,“斩草除根”!白色恐怖,风声鹤唳,血腥滥杀,血染河水……这是印尼历史最黑暗的一页!

最后,禁锢华文,华校全被封闭接管,大肆没收华侨团体的合法财产;逮捕华侨团体领导人以及华校校长,甚至杀害;强迫华裔必须改名换姓,商店不许用华文招牌,公共场所不许讲华语……军政府权执迷不悟!导致1967年10月30日,中印两国中断外交关系。

白色恐怖的当年,被诬为“九卅政治犯”者,未经审讯便被杀害,杀人如蝼蚁……在惨绝人寰的滥杀中,多少无辜者牺牲生命,无数父母失去儿女、孩子成了孤儿、妇女成为寡妇,数不清学生不得入学、学者断送前程、员工失去生计,(当局规定:上中学及大学,学生家长(包括已被杀害)不可涉及“九卅”事件;要当公务员,本身及家属也要持有不涉及“九卅”证明书,包括要在企业工作拥有同样条件。数不尽家庭支离破碎……

往事不堪回首,经历生不如死的岁月,身心饱受摧残,目睹残忍杀戮,惊心动魄的惨剧,难以从心中消除!惊

惧不断地刺痛神经,忧伤袭击心灵……多少个不眠之夜在哭泣,多少午夜被恶梦惊醒,犹如魔鬼缠身,无法摆脱!

寒夜茫茫,浓雾笼罩,巴敢区的“九卅囚犯”集中营,两百多名挤在旧仓库里,彼此面面相觑,有些猛抽香烟,烟雾弥漫,空气齷齪;被毒打遍体鳞伤者,不断呻吟,没有人真正入眠,担心死神的降临……明晨五更,不知又是谁的忌辰?这是1966年初的深夜,随着时间的推移,心灵越来越惊悚……

远处传来汽车引擎声,囚室骚动,有人惊悚嚷道:“来了!来了!”有的在抽泣,担忧家中太太成为寡妇,孩子成为孤儿,生计没有着落!有些牵挂年迈的双亲……

汽车引擎声排出最后的废气,仿佛人生呼出最后气息!急促皮鞋声,俨如勾魂鬼,大门开启,囚室鸦雀无声。我瞥见面孔熟悉,似曾相识的青年少校军官,身材魁梧,方脸浓眉,目光炯炯扫视八方。当我与他四目交投,犹如触电一般,他不是AM吗?童年的邻居,既是玩伴,也是死敌,情仇恩怨,纠缠不清……十多年未见,冤家狭路相逢,身份悬殊,他是军官,我是阶下囚,俨如笼中鸡!

一个满口黄牙,黑脸横肉的矮冬瓜——“黑无常”,捧着“阎罗王召册”点名,被点名者垂下头,魂不附体,心寒发抖,脚步蹒跚走出去……其中一个被虐待重伤老人,艰难地爬出去,爬过我身边,骄傲抬起头,哽咽道:“谢谢……你们的关照!”他爬到门口又回头张望,仿佛向大家告别。我心中挂着十五个吊桶,七上八下……“黑无常”点名二十多名“囚犯”,以铁丝反绑双手,押往大河桥头杀戮……不经审判,犹如杀鸡,美其名“转移安全地”!

白天值日的士兵,审讯“囚犯”问口供,其实是拷打敲诈,惨绝人寰,杀去一批,又抓来一批……所谓“囚犯”全是无辜者,这是违反天理的人祸,天遣人咒的浩劫!

囚室里的华族,还有L和T,今天轮到L君的家人送饭,十多包巴东饭、六大瓶水,我们三位华族各两包,供作午晚餐,多余的饭,分给饥饿的友族。

星期日,轮到我弟弟送饭,同时送来十多粒红鸡蛋和一盒炒面条,另有玲捎来粉红色的生日卡。弟弟说:“今天是你生日,母亲一早便准备好鸡蛋,面条是刚炒的,还温热呢!”自己忘了生日,热泪

盈眶,潸潸落下……觉得母爱的深厚与伟大!在狱中庆生日,觉得很滑稽,可能是最后一次庆生日。也好,填饱肚子赴刑场,以免阴间饿肚肠,变成饿鬼!拆开生日卡,那是熟悉娟秀的笔迹:“亲爱的!祝你生日快乐!但愿早日重获自由,让我们组织幸福的小家庭,永远恩恩爱爱,缔造美好的未来!玲书。”憧憬的情言,温暖我心田!然而,我能否走出人间地狱?我自问:若能重获自由?那是肉鸡从笼中放生出去,犹如太阳从西方升起,AM岂能放过我?

深夜,坐卧不安,我在抽泣,眼睁睁挨到五更,隐约听到汽车引擎声,由远渐近,我的心渐渐往下沉,又是急促的皮鞋声,接着叮叮咚咚的开门声。冤家AM又再出现,我预感凶多吉少,大限已到,劫数难逃!“黑无常”照例点名,大家闭住呼吸,噤若寒蝉,不寒而栗,每喊一个名字,我心里就震撼一下。点名完毕,“黑无常”转身出去,我心中稍安,“阿弥陀佛!”又逃过一劫,深深透了一口长气……

少顷,“黑无常”再进来,直接喊我的名字,大家的目光都投向我……没想到刚过生日,便赴刑场!心寒脚软,犹如瘫痪,颤声与L和T诀别:“我先走一步,暂时瞒住我父母!”他们俩不成声,紧紧抱住我不放……“黑无常”厉声催促,我蹒跚走出去,被押赴刑场的感受,只有当事人才能体会!生命竟然这么短暂,我的人生即将画上休止符!

亲爱的爸爸,妈妈,儿子不辞而别,没机会见你俩最后一面,恕儿子不孝,不能回报养育之恩!我心中的玲,你憧憬我俩幸福的小家庭,这理想彻底破灭了。“金鸡啼醒三更梦,狂风吹拆并蒂莲。”今生无缘结连理,来世相聚双比翼!你别太悲哀,这是我命中造化;照顾好身体,预祝你找个好伴侣!

茫然无助,魂不附体,突闻AM唤我的乳名“山”(San),示意上他的 Willys 吉普车。这混账,对童年的怨恨仍旧那么深,我命在旦夕,他还不肯罢休,知不要耍什么花招折磨我?让我欲死不得,求生不能……

我即将上吉普车后座,竟叫我在前座。他自己驾车,叫一个士兵坐在后座,提髙警惕,防我有不轨之举,怕我中途与他同归于尽!但是,此路通向大河,沿路没有山谷险地,下手不容易。他开口问我:“记得我吗?”我怒

答:“记得。”又问:“结婚了吗?”我答:“还没有。”觉得他厌烦,是在奚落我,宁愿向我头部开一枪,干脆利落!他又再问:“参加什么政党?”我简要答:“从来不参加政党,只参加印尼青年协商会,无关政治!”

到达蛇河大桥头,士兵分两组站在距桥头两百米外把守,截停来往车辆。“囚犯”被推下车,并排跪在大桥边,在鬼哭神号中,一幕惊心动魄残忍的屠杀悲剧上演了……我心惊胆颤,魂飞魄散,闭上双眼,呆若木鸡,等待死神降临……只听见“咔嚓,噗咚!”

“咔嚓,噗咚!”一声接着一声……我毛发耸然,最后该轮到我了。奇怪!AM没把我拉下车,他调转车头,朝向棉兰方向奔驰,猜不透他葫芦里卖什么药?不便发问,他打开话匣:“你住在哪?双亲还健在吗?”我简要回答:“住在老地方,父母健在。”约经过一小时,吉普车抵达棉兰甘地街,被接管霸占的潮州同乡会馆成为牢狱。

我被带往办事处,AM与值班长细语……例行登记入狱手续;一个士兵交给我三枝大蜡烛、一个黄油罐、一盒火柴以及一包糙米。我终于明白,AM不但没有恶意,而且把我救出鬼门关!这是真正的“转移安全地”,是我会错意,幸亏没越轨之举!

会馆宽敞,卫生间多所,天井有两个大水池,水源充足,分成几批,定时洗澡,大家穿着内裤,围在水池边洗澡。大礼堂囚禁三百多名“囚犯”,与巴敢区囚室相比,这里简直是“三星级牢狱”。其中有十多名华裔,一位年轻人走前来叫我:“杨老师!怎么也到这里来?”我说:“一言难尽,欲加之罪,何怕无辞!”他说:“既来之,则安之,一切看开,什么也别去想。”我忆起他是黄君,以前就读崇文中学,当年,我在课堂教他数学;今天,他在监狱教我如何点燃三枝蜡烛,应用黄油罐煮饭。

如何与家人联系?这是首要大事!焦急挨过漫长的两天,第三天早晨,喜见弟弟带来几包巴东饭,替换衣服、梳洗用品、一张草席及枕头被褥。还有玲的字条:“亲爱的!错传噩耗,我心碎了,泪水流干;上天保佑,贵人扶持,大难不死,必有后福!玲心语。”

弟弟双眼红肿,见了我说:“泪如雨下……他说:“传闻噩耗,我到桥头租汽船,顺水寻找到大海,母亲慎重交代,必须找回尸首安葬!

第二天又往网眼海边租渔船出海寻找,两天辨认多具浮尸,胆颤心惊。父亲伤心极了,埋怨母亲当年阻止你回国。”

母亲伤心又内疚,日夜不吃不眠,哮喘病复发,几次昏迷……亲友守护在她身边,安慰道:“未发现尸首,就有希望,吉人天相,上天保佑,会有奇迹!”昨天下午,一位军人捎来消息,说你被转移到这里,谢天谢地,真是奇迹!大家转悲为喜!母亲急着要跟来看你,父亲不允许,唯恐身体虚弱,太激动会伤身体。

棉兰是大城市,不像巴敢小镇,当局无所顾虑地大批屠杀“囚犯”。这里的“囚犯”都经过审问,其实是残忍拷打,逼口供,白天,审问C级“囚犯”;半夜拷问B级和A级所谓重“囚犯”。在审问者侧旁站着一个名叫Mi的“魔鬼”,个子高大,满脸胡须,左额有一道疤痕,红眼略凸,好酒如命,专职虐待重“囚犯”,拳打脚踢棍子打,视同胞不如禽兽!有一名青年记者Mn,涉嫌提供大屠杀的讯息给外国媒体,被诬蔑为泄漏国家机密的“九卅重囚犯”,深夜,在审讯中,逼他供出同僚!被残酷拷打逼供,他又正辞严:“我深恶痛绝,军政对同胞的大屠杀,比日本帝国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!无罪被杀害,天理何在!我为百万无辜同胞申冤,独自把大屠杀的残酷罪行,向世界公布!”他直认不讳,绝不妥协,把生置之度外,视死如归!只听残酷拷打声……但不闻求饶声!被打致昏迷,然后把他投入水池里……翌日早晨,见他自缢身亡。在他的上衣袋里,有张潦草字条:“我是基督教徒,也是孤儿,父母在抗日战争中牺牲,幸无挂,身为记者,责无旁贷!我为百万无辜同胞申诉,无罪被杀害,天理何在!这比日本帝国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,我以生命作赌注,公布当局的罪行,让世界舆论抨击!我心愿已达,死不足惜!以其被毆致死,不如自寻安息!”不愧为抗日英雄后裔!教会同人为他料理安葬。

纸包不住火,没有不透风的墙,该记者的牺牲轰动国际舆论,引发各国舆论界的强烈谴责,严正抗议!据说全国的疯狂屠杀,从此有所收敛!

星期日中午,AM穿着便衣前来会晤,并带来一包加料巴东饭(Nasi Padang),嘱士兵将我带到楼上小客厅,掩上门,我未吃午餐,正好品尝美味佳肴,还蕴含恩义的真

情!他竟与我聊起童年往事,他说:“小时候有一次,我们同在池塘边钓鱼,你钓到一条好大的 Gabus 鱼,我羡慕又妒忌,把你推入池塘里,抢走你的鱼。你记得吗?”我说:“怎么能忘记!我衣服湿透,满身脏兮兮,回到家里,被母亲训了一顿,不敢说是你把我推落池塘里。当晚,我邀同伴在路口收拾你……”他哈哈大笑,接着说:“你家是做饼干的,你母亲常送给我们烘得稍微焦的饼干,真是又香又松软,我特别喜欢吃。”我又说:“童年真顽皮,我们经常同去偷摘芒果,有一次,被果园主人追赶,你从树上跳下来,脚踝脱臼,我背着你回家去。”他说:“当时,真为难你!我因脚伤,旷课一星期。”

我衷心感谢他搭救之恩!恳求他救出L和T,他说:“我们从小是邻居,当时,虽然经常闹别扭打架,那毕竟是男孩子的本性,不打不成器。”(Berkelahi adalah sifat anak lelaki, Tanpa berkelahi tidak akan menjadi!)你遇难,理当尽力帮助,何况你是无辜的!在我们的圈子里,为了争夺椅子,争权夺利,挖同僚墙脚不稀奇,处事必须谨慎,避免受嫌疑!”我再三恳求,他说:“必须见机行事,不能操之过急,以免弄巧成拙,我保证他俩暂时很安全!”

一个月多月,巴敢区军管长调任新职,AM晋升为中校,接任管长。风和日丽的早晨,AM的卫官,驾着吉普车,载来L和T,我们绝处重生,紧紧拥抱在一起,为滑过屠刀边缘而抽泣,虽然仍在牢狱里,毕竟没有生命忧虑!熬过漫长苦难的岁月,最后,终于重见天日,自由呼吸新鲜空气!

最后,衷心感谢:我在亚沙华侨学校的同窗,蔡宝堂同学从中营救,当年,他与亚沙华的军区司令鲁斯利沙烈上校交往甚密,时任棉兰“九卅囚犯”监狱长,也是AM的上司,经过蔡同学的私下沟通,多方奔走搭救,我困在监狱两个多月,终于获得释放。

AM不分种族,正义凛然,对我们恩重如山,义薄云天,我们永远铭记在心间!

身为印尼公民,我们不会忘记:国家这一页黑暗的历史,军政的残酷,人祸的浩劫!

往事不堪回首!国耻不会忘记!但愿作为借镜,从此国泰民安!

各族和谐,团结友爱,携手共建伟大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!

椰風飄雨

■ 本报评论员：余凡

国际社会都开始意识到,近年来,在美国的策划及撮合下,多年来对立的日韩关系愈发亲密,共同军演不断;日本还计划在东京设立“北约办事处”,但遭法国反对。

印尼《巴拉达电台》(Radio Bharata)于8月19日报道,美、日、韩三国首脑周五在美国马里兰州戴维营会晤,密谈提升三国间的合作,启动了新一轮的“冷战”。

不少观察家认为,这个高峰论坛将对区域安全带来更多的不良影响。媒体称,峰会将采纳两个文件,即《戴维营原则》和《戴维营精神》。首个文件关于三国之间的合作基础,另一项则详列三边在协调、规划及执行文件精神时的“共同愿景”。

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

戴维营峰会想对东盟“施压”

斌18日在例行记者会应询时说,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安全形势,各方应当秉持安全共同体理念,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,协力应对各种安全挑战。任何国家都不应以牺牲他国安全利益,损害地区和平稳定为代价,谋求“自身安全”。

汪文斌强调,“究竟是谁在制造矛盾加剧紧张?国际社会自有公论。”亚太地区是和平发展的高地,合作发展的热土,绝不能再成为地缘竞争的“角斗场”。

戴维营是历届美国总统度假地,美国重大外事活动常在此地举行,用以凸显美国总统和会晤者的良好关系。此次戴维营峰会即将发布的联合声明,内容可能包括“划时代地加强延伸威慑力”的合作方案、“构建全球供应链”的经济安全合作方案等。

美日韩戴维营峰会仅半

天就开完了,但它给世界和平及地区安宁带来的冲击仍在发酵。国际舆论发现,三方签署“戴维营精神”的联合声明中,用大量篇幅提到东盟和太平洋岛国,并以“迄今为止最强硬的措辞”谈及南海问题,甚至被排到朝核问题之上。连接受西方媒体采访的美国专家都表示,对声明内的安排感到有点“意外”。

美日韩三国中一个是域外国家,另两个是东北亚国家,三国在一场鼓吹“新冷战”的团伙会中把另一个区域的局势当重点来谈,不可能仅是“管闲事”那么简单。“共同应对中国挑战”是国际对这次峰会的普遍印象,在会后的记者会上,美国总统拜登模棱两可地表示,美日韩峰会“中国不是峰会的目的”,但中国话题“确出现”。

《戴维营精神》显得滑稽。它本是美国给日韩设宴,

想把“新冷战”的刀子往它们手里塞,但日韩两国没有接手,最后三国试图把刀子递给并不在场的东盟和太平洋岛国。通过这本是指导三国合作的文件,向东盟和太平洋岛国喊话,表示支持它们对抗中国。这样强行加戏,美日韩事先得东盟和太平洋岛国沟通过吗?问过它们的意愿吗?

美日韩三国在明里绕着中国挑事,却暗地里把东盟和太平洋岛国架到遏制中国的前线,拿它们当枪使。《戴维营精神》充满让这些国家成为“新冷战”炮灰的恶毒算计。在东盟,包括美国的传统伙伴新加坡及着力拉拢的越南等,在多个公开场合表示不愿意“选边站”,而太平洋岛国则把话说得更加直白,“并不担心与中国的关系”。

美国想拉东盟入伙筹划已久,至今还在费劲鼓噪,说明美国前期的工作无效。即

便拉上日韩,也改变了最终失败的结局。东盟对冷战有深切的负面记忆,对“新冷战”高度警惕。冷战时期美国插手越南、柬埔寨等国内政,挑动战争甚至直接下场干涉,给地区人民带来苦难与伤痛。东盟是最反对大国政治和阵营对抗的地区之一。

何况,美国根本无视东盟以及太平洋岛国的历史和现实,无视地区国家坚持独立自主外交的意愿,和平发展经济建设的理想。美国在中东、非洲及南美搞的“颜色”之乱让明智的国家领导人人心有余悸,而“乌克兰战乱”更让多少无辜人民深受劫难。

无论美国拿出怎样“漂亮”的新瓶子,只要里面的还是“冷战”的旧酒,就不会有人愿意盲目狂饮。戴维营峰会从设计之初就带着强烈的“新冷战”色彩,亚太地区国家对它的态度当然不难预见;岸

田文雄与尹锡悦的“丑态”也成了国际的笑柄。

明眼人都看得出来,在对待东盟方面,中美有着天壤之别。美国企图把东盟置于“印太战略”的风暴眼,要把东盟架在火上烤;而中国真正把东盟视为地区合作伙伴,是与东盟以合作促共赢的实际行动。只有菲律宾的“小马”还以仁爱礁向美国献媚。

美日韩领导人是否真的“支持”东盟和太平洋岛国,其实不难判断,关键就看它们的行为有没有推动当地民生发展,有没有创造安定的外部发展环境。从《戴维营精神》展现出的分裂和对抗性言论来看,美日韩的所谓“支持”显然是虚伪、邪恶的!

佐科维总统在国际社会声望甚高,在国内有83%的支持度。反观美日韩三国领导人低迷的支持率,突显印尼的国策更得到民众认可。关于《戴维营精神》的内容,国内主流媒体不知何故很少报道,需要详情的读者可以在《安达拉通讯社》网站搜索。

